

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贝恩哈德·采勒教授

“随着赫尔曼·黑塞的逝世，德语区的文学和诗失去了最强的声音之一”，台欧多·豪伊斯在诗人死后给尼依·黑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也曾为“Pour le merite”骑士团修道会起草了一篇纪念讲话。然而，这个声音还能听到吗——它还能传播多远呢？

在获得伟大的成就多年之后，在关于*玻璃球游戏*的许多令人激动的讨论之后，黑塞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从来没有为通俗性那个任性的女神做过什么努力，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愈来愈销声匿迹，文学的声望也越来越低落：黑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时髦了。有人激动地、不厌其烦地企图证明他是一位二流作家；而带着微不足道的同情谈论蒙塔格诺拉的园艺工人，在园圃小屋内谈论那些模仿者，那些受到秘传的田园诗人，因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感到失望而逃进浪漫的文学绿洲里，这种观点竟被看作进步的。“我始终觉得”黑塞“是一个中等的描写发展、婚姻和精神世界的小说家——一个典型的德国的事件”，早在1950年，高特弗里德·本就在致恩斯特-罗伯特·库尔齐乌斯的信里这样写道，这个被多次引用过的颇费精神的评语曾得到不少所谓知识分子的附和。

专业评论家和解释者、甚至还有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的兴趣抛弃了黑塞，转向别的题目和人物。当然像从前一样，黑塞仍然有大量的读者，一个很大的读者的团体心怀感激地忠于他的作品，而尊敬和赞赏的话语恰恰来自诗人和艺术家圈子，他的影响一点儿也没有消失，但尽管如此——这位蒙塔格诺拉的诗人也不在议事日程上了，黑塞这一章似乎已经翻过去了。文学中的新现实在没有赫尔曼·黑塞的情况下发生了，正如1962年德国的一份日报的民意测验表明的那样，苏尔坎普出版社黑塞的全部作品销售情况在1965年降到最低点。

黑塞之所以没有被忘却，首先是一系列的出版物阻挡了那个趋势，这期间，一些具有哲学客观性但不为人知的文章从他的遗物中被发现出来，还有一些零散的虽发表过、但已经被忘记的自传性文件，首先是一些书信，被摆到人们面前。这些特别丰富的文学遗产被继承人交给了1963年成立的黑塞基金会并由她转交给马尔巴赫席勒国家博物馆保存、保险和评价。这个黑塞档案馆打开了这笔遗产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黑塞研究中心。

发表这些东西首先应归功于尼依·黑塞，然后特别是弗尔克·米歇尔斯和海纳尔·黑塞，尤其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积极性以及出版社负责人西格弗里德·温塞尔德，这些资料为客观地判断和评价黑塞的文学作品、描述和解读他多变的性格构成及其精神状态十分明显地拓宽了基础，才使他的影响中某些迄今为止不为人知和未给予重视的领域普遍的可以进入了。

*遗产中的散文*是1965年由尼依出版的多卷本中的第一卷，其中包含了一些人们不了解的诗人早期的作品，最重要的文件是到那时是后为止尚未发表过的第四个简历的两个文本。追溯到18世纪施瓦本虔信主义时代的第四个简历，本来也应该走向*玻璃球游戏*的三个历史性的简历并向约瑟夫·克乃西特指出，符腾堡神学家的生活与本格尔和额廷根在精神上十分接近。诗人尽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这个工作仍然没有完成。那个太有名、太丰富地被记录下来的世纪不容许安装克乃西特其余生活的传奇空间，1955年，黑塞在致鲁道夫·潘维茨的信中这样写道。然而，虽然是片断，也缺少最后的语言上的加工，但这个作品仍然是生动的叙述艺术中一篇令人感到惊异的作品。

赫尔曼·黑塞属于我们这个世纪作家中伟大的书信家，已经提到了，这也包括他生前就已经出版的较晚些时候的书信选。然而，他的通信在那些年里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直到人们知道，他认为在写给他的有保存价值的信无论如何也有整整35000封时，才全部弄清楚。因为他是一个勤奋的和无可指摘的写信者，他收到的信件，基本上都给了回复，因此人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他的书信全集看起来具有怎样的规模，而他收到的信件可能还远不是全部。

互相通知的需要，讲述、为自己辩解、纪录经历和用书信形式保持相互密切接触的种种需要，在黑塞-

贡德尔特家庭里一直持续不断，因为在黑塞本人、也包括他父母亲家里，认为留传给后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卡尔夫和后来在蒙塔格诺拉保存下来一批异常丰富的家书和日记，他自己的成绩单和父母亲、亲戚和朋友的书信，保存下来一大批关于黑塞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资料——这些资料比以往任何一位诗人所具有的都更严密、更说明问题和更深入。

从这些丰富的资料来源中，从几千封书信中，从日记、报告和笔记中，尼依·黑塞1966年精心挑选并加上注释，出版了题为*1900年前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这本书介绍了年轻黑塞的内心和外表都令人激动的传记，他在困难的岁月里刻画出自己的成长史，但同时也勾画出一幅施瓦本新教世界的图像，他的全部文学著作，无论在矛盾中还是在依赖中，应该说都是建立这个世界上的。

“那些信件”，批评家劳尔夫·米夏埃利斯这样注释道，“一个十五岁的精神健康的青年，在1892年夏天从精神病院写给家里的信，属于提供一段德国教育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信。黑塞的信明确，冷峻，深思熟虑，目光敏锐，与童年告别，断绝了传统德国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并与基督教家庭例行公事的虔诚形式道了永别。其‘父母’还活着的孤儿的这些信件，正如黑塞所说的那样，是资产阶级世纪终结时期德国精神史无可比拟的证明。”

那些文献从1877年延伸到1895年。

预计的第二卷由于尼依·黑塞1966年意外地突然去世而没能出版。但是，后来的若干年，在黑塞与年轻的女作家海轮·弗伊格特的通信中可以找到一个补充，她后来成了欧根·迪德利希出版人的妻子。但是，由乌尔苏拉·和弗尔克·米歇尔斯与海纳尔·黑塞共同编辑的四卷本书信全集第一卷提供了特别的延续。392页的第一卷收入了1895年至1921年的信件，那些自我证明再现了黑塞的精神史、他的自我实现道路和他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社会的多重反思与突破（然后，1985年出版了第二卷*1900年前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出版人格哈德·肯尔希霍夫）。尤其是他和托马斯·曼、和出版人兼朋友彼得·苏尔坎普，以及后来也与卡尔·凯莱尼的重要书信往来，进一步打开了黑塞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源泉，照亮和阐述了他与人的联系，同样也说明了他对时代问题表现的非常个人的立场。对于理解黑塞及其作品，这些书信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而写信人在写信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它们会出版。

赫尔曼·黑塞在自己的一生中为50多份德语报刊杂志写了3000多篇评论。对他那个时代文学生活的观察和为此而进行的批评反思，始终是他作家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和责任。它们尤其是一种不断努力的证明。这些文章，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物质上的保证，而是“深思熟虑的人道主义的证明”（明德尔）并构成了他全部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黑塞关于诗人和诗、作家的任务及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想象，恰恰在他的文学报道和评论中变得清晰；在评判中识别评判者，在报告中识别报告者。

他的文学批评文章特别分散，难以看到、甚至几乎妨碍了人们看到它们的规模。因此，这两卷论文学的文集，1970年作为新版著作集的拱顶之作，然后也作为特别版本出版，对许多人来说，成了新的发现，尽管它们只包含黑塞评论的十分之一。这个选集收入了从半神和佛陀的讲话到当代的文献，而黑塞关于文学的主题的大部分文章和观感以及关于自己作品的意见被放在这个选集的前面。（在新版的全集中，以*书中的世界*为标题出版的评论整整五卷。）

维尔纳·韦伯在对新版的两卷本评论正确地强调说，关于黑塞文学批评特征的关键词也许应该叫做*Gelten lassen*（承认）。激进的拒绝或者甚至仇恨，都很少能推动他；爱和由于爱而产生的财富，承认某种东西，更多地决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也叫做能够使某些东西存在；只管把与一个人有关的东西摆到面前并它接受下来。黑塞对文学的回答就像他对这个世界的回答一样：出自他天性中的冥思音乐的核心。他对不同时代的同一对象的评判大都那样始终如一，和那种本质的核心一样。

在黑塞遗产基础上和在他逝世以后十几年发表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补充了关于他的文学活动的想象，关于他的传记方面的材料得到了扩充，提供了判断他的诗作、他精神和政治世界图像的一些新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仍然绝对不能解释他的异常的显赫，即诗人在六十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赢得的特别声誉；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这一本本书首先是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发展之结果。

当黑塞1946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在美国还不为人知。首先主要是翻译的很少，而且几乎不成功，亨利·米勒1957年就曾经努力在美国的出版社出版黑塞的作品，但是他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而诗人本人则认为，在另外的大陆上不会被理解和阅读。他的小说对于美国读者来说仍然是无法得到的，直到1962年他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还这样说。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几乎一夜之间，人人询问黑塞，他变成了秘密的建议，畅销书作家，书店获得了预想不到的收入；一个阅读黑塞的高潮开始了，人们不再考虑黑塞在公开评价中所持的保留态度，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成了近百年来被阅读得最多、被翻译得最多的欧洲作家，根据出版社的报告，到1973年为止，他的作品在美国卖出八百万册。

1969年单是*荒原狼*一书的简装本月销售量就达到36万册；到今天已经卖出二百万册，*席德哈尔塔*的单行本甚至卖出三百万册。在越南战争前，由亨利·米勒发起翻译的作品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但很快就突然引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共鸣。

这种很难完全解释清楚并被热烈讨论的、几乎像洪水般的接受情况并不限于美国。在日本也几乎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卖出六百万册。迄今为止，黑塞的书已经被译成49种语言，而这个浪潮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并有回卷之势。

在澳大利亚，黑塞的书被摆在橱窗里，1972年和1973年仅仅在德语区就卖出80万册；*纳尔齐斯与歌德蒙德*1972年8月在民主德国居于畅销书榜首。

一个像黑尔曼·黑塞那样的诗人，他承认自己始终和那个时代的权力处于对立状态，是一个敏感的、固执的个人主义者，也终生是一个冲出集体束缚的社会局外人，找到与现实正常化的关系那样困难，而从根本上说，他的全部著作仅仅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伟大自传，他赢得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回声，是文学影响史上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黑塞的读者中，占压倒多数的是青年人，而这一代读者不问美学标准，也不管结构法则或者语言结构；他们首先感觉到黑塞文章中某些倾向和内容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对自己作者供词的正直和可信有一种精确的理解。他们的评价和评判的立场处于文学领域的边缘，有的甚至远在这个范围之外。

赫尔曼·黑塞在世纪之初用他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卡门青*使当时的青年人着迷。德米安激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回归故乡的一代，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卡斯塔林的精神纪律，又迷住了那些在被摧毁的国家和失败的战争造成的混乱中寻找冥思和人道主义力量的人。

各种经历的背景对于准备接受一篇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接受过程中产生共鸣很有重要的影响——

尤其在那些读者层中，他们把文学作品理解为生活指南，把诗人理解为一种心理治疗者，仿佛在寻找正确方向时知道正确答案的指路人。

赫尔曼·黑塞在美国引起的回声来自越南战争中的美国，来自这样一代人，他们反对暴力和无意义的战争，反对国家超越一切的权力，反对现代世界不断增长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并因此反对失去灵魂，他们是不想成为被错误的列入计划而且敢于对技术时代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的一代人。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理解为社会的局外人，逃进一种抗议中，后来他们接受了各种各样古怪、奇特、有一部分甚至是危险的形式，他们在黑塞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贫困、自己的问题、梦想和欲望，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人格，敢于独立地背对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想象，自己去生活。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态度的中心点，在黑塞那里已经以令人信服的形式得到表现。在他对文明的批判中，在他对一切极权的抗议中，在他对和平的热爱中，在他对统治者的怀疑中，在他为人格和为个人的、自由简朴的生活进行的固执辩护中，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观念找到了肯定。此外，还有黑塞对远东世界的爱，这种爱和自己的想象以及他从事的工作和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心理分析，似乎都有某种亲缘关系。

在大学杂志Yale

Review的一篇杂文中，赫尔曼·黑塞和赫尔伯特·马库斯被称之为两位令美国青年特别着迷的作家。不论这里面可能会掺杂多少误解，黑塞的影响在美国社会的重新定向中已经获胜：被改变了的美国人的秉性也带有他的痕迹，甚至连挑剔的观察家也不再争论了。可能更多的首先是一种浪漫的神秘主义使他成为嬉皮士的圣人，成为新青年运动的偶像，是的，他成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导师，而且不久又变成了榜样和更尖锐的争论以及对文明、社会和国家进行严厉批判运动的见证人。

人们在黑塞身上看到一个反叛者的典型，他曾试验过逃跑，他在青年时期就反叛过家庭和教会，后来反对战争并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提出抗议，义无反顾，不妥协地致力于“每个人独特个性的自由实现”，证明过了，也生活过了。

黑塞在美国之所以如此著名，他的著作能得到那样广泛的传播，首先必须追溯到两个男人：克林·维尔松（Collin Wilson）和提毛蒂·乐瑞（Timothy Leary）。在维尔松1956年于波士顿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作家画像系列之一，他发表了关于黑塞的令人惊异的一章。那本书，首先成为畅销书，然后又成了披头士们（垮了的一代）和嬉皮士们的行动指南，唤起了他们对德国诗人的兴趣。一个著名的披头士小组就自称*荒原狼*。他们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中就以这个名称名扬整个大陆。

提毛蒂·乐瑞，卓有影响的哈佛大学讲师，嬉皮士的使徒，作家兼学者，他从自己在哈得孙河谷的叫做卡斯塔利亚的乡下住址阐释了知觉的扩展，通过自己的吸毒试验来获得即使可疑但却更大的荣誉（尽管他绝不赞成无选择地使用LSD），他宣布荒原狼是他最喜爱的书，对于他来说，黑塞是“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家”，是描写引起幻觉经历的大师。黑塞成为“Poet of Interior Journey（内心旅程的诗人）”——乐瑞和梅茨纳1963年在“The Psychedelic Review（迷幻评论）”杂志上以此为题发表了论文，文中的字句是：“……你在进行LSD-治疗之前应该先阅读席德哈尔塔和荒原狼。荒原狼的最后部分是一部无法估量的教科书。”

黑塞被当作“心理幻觉的一代崇拜的英雄”，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并产生许多后果的误会！这种魔幻的戏剧在荒原狼里与现代的心理幻觉试验也许有某些亲缘关系并且预先认识到这种思想：如果说黑塞为了扩展知觉，自己也使用了毒品或者也许只是建议使用它，那么无论是在他的作品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证据，是的，那种思想他也许会觉得十分荒诞，这期间他被推举为这种新精神体验的代表，成为美国的超文化与反文化的领袖人物。

黑塞理解的“通往内心之路”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是从现实世界进入一种不负责任的非理性的逃避，也不是通过幻想与冲突进行周旋，更不是LSD-远足，而始终是对自己本人的命令。黑塞是一位道德家；世界的改变对他来说意味着她的人道主义化。这种人道主义化必须从个别人出发并被完成。个人的人格，其自由的范围及其独立性值得去维持和辩护。对此没有任何秘方。“每个人都必须愿意用某种集体的东西代替个人的、唯一的、唯一的、唯一的良心代替个人的良心，这已经叫做强暴，而且是通向极权的第一步……”

美国的青年运动，从整个现象来看，它面对定型的文化代表一种反文化，恰恰选择黑塞作为自己最喜爱的诗人，他们在群众集会上、联欢节上和各种会议上朗诵他的作品并作报告，为他制造了一种远远超出文学作品本来意义上的影响。形形色色的原因在于细微的差别性，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提一下，绝对不能做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解释。

无论如何，这种狂热的追随者的信仰自然也就被很明显的误解和错误解释所累，这种信仰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黑塞，做出恰当的安排并引用符合自己意图的文章，但是，黑塞的重要特征也首先是他的保守主义，根本不是为了引人注目。黑塞引起强烈共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无疑是他的毫无保留的坦率，这种坦率使他与众不同并授予他的言论以正直、可信和高度的真实。此外还有他的图画和象征世界的容易理解。然而，这种单纯不可与肤浅或者简单混为一谈。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很难企及的艺术，复杂的事实真相也能够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

美国的黑塞接受情况将会减弱，但是，它已经从美国出发反过来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德语区。彼得·韩德克就惊异地发现，黑塞不仅仅是简单的美国人的浪漫主义观念，而“十分肯定的是一位理智的、经得起考验的伟大作家”。世界范围的兴趣推动了大量新的、现在可以说是很好的翻译，同时也促进了对黑塞的作品进行再一次的批评性争论和学术研究。在大学和研究院里，黑塞的作品成了阅读和练习材料，随着这些重要的研究，其中也有许多博士论文，以台欧多·齐欧尔科夫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为首的黑塞研究在美国显得非常突出。安娜·奥藤出版的《黑塞手册》，首先是为大学生读者设想并收入了美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者写的关于黑塞的生平与作品的文章，可

以说是美国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日本和把黑塞宣布为“进步的现实主义者”的苏联，他不仅被阅读，同样也已经成为研究对象。

重新客观地理解他的作品正在开始。但是，他的著作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再一次提出了那个新的同时也是老的问题，即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引自贝恩哈德·采勒的《自我证明和绘画文献中的黑尔曼·黑塞》，罗沃尔特出版社，汉堡附近的莱茵贝克，增订新版，1975年。